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道光十九年。己亥。五月。己亥。宗人府宗令禮親王敬敏等

奏。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當降旨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具奏。茲據各該省陸續奏到。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穆彰阿係大學士軍機大臣。現雖穿孝。著一併會議。欽此。初九日。奉

旨。著宗人府一併會議。欽此。十月十六日。奉

旨。蘇廷玉覆奏查禁鴉片章程。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併議奏。欽此。十八日。奉

旨。拏獲煙土煙膏。嗣後如何匯總查驗。銷燬淨盡。以杜弊竇之處。

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一併議奏。欽此。又先後據

各科道。及各將軍督撫。陸續奏入。並妥議海口章程具奏。

節經奉

旨。一併歸入會議各等因。欽此。臣等查鴉片之來。皆由海口內地

姦民。與夷匪私相交易。加以兵弁縱容。受財護送。以致毫

無顧忌。肆意暢行。錮習益深。日甚一日。受其害者。沈溺不

返。幾同毒藥迷人。迨至骨立形銷。等於殘廢。而執迷不悟。

莫可挽回。我

皇上恫瘝在抱。欲為天下除此大患。

特命廷臣。會同妥議。明定章程。以期易俗移風。還湻返樸。臣等謹
就黃爵滋原奏。及各省將軍督撫。並科道條陳各摺。參互
考訂。擇其實可見諸施行者。臚列以陳。用備
採擇。竊惟明刑所以弼教。立法尤貴因時。鴉片之禁。載在爰書。果
能及早查拏。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總緣各省大小臣工。
視為具文。不肯認真查辦。遂致澆風日熾。幾成習慣自然。
當此波靡日甚之時。勢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聾啟聵。查
海販窯口。實為禍首罪魁。必應一律從嚴。分別論死。方足
以破奸徒之膽。而昭情法之平。至若巡海兵弁。假公濟私。
內地奸商。輾轉銷售。以及開設煙館。引類呼朋。墮其術者。

罔不形同鬼蜮。蕩產傾家。傳染既深。幾徧天下。覈其情罪。實為

聖世所不容。必應明罰敕法。俾無倖逃。庶使狡獪之徒。共懍然於法律森嚴。不敢冒危險以圖重利。而後其源可塞。其流自清。數十年漸染之風。不待禁而自止矣。至於吸食鴉片者。初則被人引誘。半屬愚民。近則視為泛常。明目張膽。已屬罪不容誅。儻經此次廣為勸諭。依然怙惡不悛。律以藐法。則為亂民。律以梗化。則為頑民。緣情定讞。愚民可寬。亂民頑民。必不可寬。況吸食之弊。一日不斷。則興販之來。一日不絕。是興販與吸食。厥罪惟均。斷不容稍從寬典。惟有

一律從嚴。俾吸食者共畏刑書。與販者無從牟利。庶可根株淨盡。永絕弊源。至此外官員之失察。胥役之得財。商船之窩藏。關津之偷漏。棍徒之冒充官人。奸民之栽贓誣陷。種種流弊。不可勝數。臣等謹按所犯情節。酌定罪名。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

諭內閣。上年黃爵滋條奏鴉片積弊。請旨設法嚴禁。當交各將軍督撫等各抒所見。妥議以聞。嗣經陸續奏到。並據科道等官。先後條陳。特降諭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議奏。茲據詳議章程。會同奏入。朕詳加披閱。尚屬周妥。俱著照所議辦

理。並著纂入則例。永遠遵行。各該衙門。其即速行刊刻。頒發各直省將軍督撫等。轉行所屬地方文武官弁。一體遵照。明白出示曉諭。咸使聞知。朕維姑息非所以愛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鴉片來自外夷。日甚一日。兼以內地栽種罌粟。影射漁利。軍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則被人引誘。繼乃習為泛常。甚至蕩產戕生。罔知悛改。關繫於人心風俗者甚鉅。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則傳染日深。其害伊於胡底。朕恫瘝在抱。欲為天下除此禍患。不憚再三訓誡。特議刑章。以期易俗移風。還淳返樸。因思海販窯口。實為禍首罪魁。儻非一律從嚴。概置重典。不足以防偷漏而塞來源。至吸食之弊一日不斷。則興販之來一日不絕。亦不得

稍從寬宥。今定以死罪。立限嚴懲。此外種種流弊。尤應隨時隨地。實力稽查。歷久不懈。庶幾根株淨盡。力挽澆風。惟是有治人而後有治法。該將軍督撫等。果能早為查辦。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朕姑寬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後。其各激發天良。澈除積習。同心協力。仰體朕懷。為民除害。其有不肖屬員。諱飾不辦者。立即據實嚴叅。重治其罪。儻仍意存玩泄。視條教為具文。或畏難苟安。或始勤終怠。則是甘心骫法。自喪天良。朕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其各懍遵毋忽。

丁未。大學士穆彰阿等奏。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林則徐等奏。夷人帶鴉片土來內地者。請照化外有犯之例。

人則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暫時首繳免罪。如何酌與限

期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欽此。臣等伏查鴉片煙流

毒中國。為害日深。究其根源。皆由夷船潛入海口。希圖獲

利。以致愚民被誘。吸食成風。現經疊奉

諭旨。將鴉片煙案犯。從嚴定罪。臣等業已會議章程具奏。奉

旨准行在案。其外夷售賣鴉片躉船。亦經

欽派大臣。會同該督撫。設法勒令將煙土全數繳燬。夷人貿易中

土。均在

聲教之內。亦當知所儆畏。惟念夷情嗜利。現在雖經嚴辦。猶恐將

來復蹈故轍。非議定治罪專條。不足以示懲儆。查律載。化

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又新例載沿海奸徒。開設窯口。
勾通外夷。潛買鴉片煙。囤積發賣者。首犯斬立決。從犯絞
監候各等語。臣等議請此後夷人如帶有鴉片煙入口圖
賣者。即照開設窯口例。擬斬立決。為從同謀者。從嚴擬絞
立決。由該督撫審明確係帶賣鴉片煙首從正犯。並無替
冒情弊。即交該地方官。督同該夷人頭目。將各犯分別正
法。起獲煙土。全行銷燬。其同船之衆。是否均係知情。亦由
該督撫分別酌量懲治。所帶貨物。概行入官。以杜貪頑而
嚴法禁。恭候
命下。臣等即行知兩廣總督。以奉文之日為始。予以一年六箇月

限期。如於限內自將煙土全數呈繳者。仍免其治罪。奉

旨依議。

壬子。

諭內閣。朕因鴉片煙流毒。傳染日深。已成錮習。若不及早為民除害。伊於胡底。現在廷臣遵旨會議嚴禁章程。已頒發各直省遵行矣。該官民人等。咸懍王章。遷善改過。自不難湔洗舊習。革除前非。共享生全之樂。藉免刑戮之加。即各地方官。亦必懍遵新例。認真查辦。悔過者予以自新。怙惡者不令倖免。但積習相沿。已非一日。若數月之間。遽使各省一律肅清。恐不免有諱飾等弊。故予限一年六箇月。俾查拏不致遺漏。而改過亦不甚難。及

至限滿。仍復蔑法。是該軍民等自外生成。無可顧惜。置之重典。尚復何詞。此朕愛民之心。先德後威。中外所共覩也。惟官民人等。皆朕赤子。既欲衛其生而除害。不能不視其死而垂憐。況法立如山。再三申諭。將來限滿後再犯者。必難倖邀寬典。朕甚憫焉。著各直省大吏。趁此警動之機。振刷精神。認真查辦。務將興販吸食各犯。悉數破案。照例懲創。此時限內多獲一人。即將來限外多貸一命。切勿因循懈怠。視為具文。儻該地方官等。姑息養奸。鋤莠不盡。日後該犯等身罹重典。乞貸無從。是該大吏以民命為輕。朕亦斷不寬恕也。懍之。

壬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

竊臣等前因奏收繳夷船煙土。請將原箱解京。先於四月

十二日。奉到

硃批。已蒙

諭旨允准。復於十八日。承准軍機處咨開。內閣奉

上諭。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遙遠。所繳煙土。為數較多。恐委員稽察難周。易啟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無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覈。目擊

銷燬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於最實除害之中。寓體卹民力之意。臣等伏思銷燬煙土。弊竇最多。必須在在嚴防。庶可免於偷漏。臣等自收繳以來。因虎門趌在海濱。須防奸民覬覦。即先相度堆貯之地。計每箱長約三尺。高寬半之。大房一間。纔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數。該處民房廟宇。均無寬敞可容。不得已合併數所。圍築外牆。添蓋高棚。勻排分貯。內派文職正佐十二員。分棚看守。外派武職十員。帶領弁兵一百名。晝夜巡邏。幸尚不至疏虞。至銷燬之方。臣等廣諮博採。知鴉片最忌者二物。一曰鹽滷。一曰石灰。凡以煙土煎膏者。投以灰鹽。即成渣

末。必不能收合成膏。是其相克之性。正可資之以除其害也。然使逐箱煙土。皆用灰鹽煮化。則鍋竈之設。必須累百盈千。誠恐照管不周。轉滋偷漏。如其少設。又非數月不能銷完。茲再四酌商。莫若於海灘高處。挑空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四旁欄樁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棚廠數座。為文武員弁查視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撒鹽成滷。所有箱內煙土。逐箇切成四瓣。投入滷中。泡浸半日。再將整塊燒透石灰。紛紛拋下。頃刻便如湯沸。不爨自燃。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鐵鍬木爬。

立於跳板之上。往來翻戳。務使盡化。俟至退潮時候。啟拔涵洞。隨浪送出大洋。並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戳如前法。如此輪流替換。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牽混。滋生弊端。試行之初。每日纔化三四百箱。迨數日後。手法漸熟。現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當其銷鎔之際。腥油上湧。渣滓下沈。臭穢熏騰。不可嚮邇。乃悟此物之能蠱人心志。促人年壽。槁人形骸者。蓋制造時用物取精。別有奇衺方術。非僅如內地栽種罌粟者之煎熬已也。

臣林則徐駐劄虎門。與提臣關天培率同委員候補知府

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等。逐加布置。隨時函商臣鄧廷

楨。臣怡良。以欽奉

諭旨。公同目擊銷燬。是在省各員。理宜輪流到虎門查驗看視。臣

怡良因前次收繳時。商明留省。此次輪應先到虎門。臣鄧

廷楨於臣怡良回省後。亦即乘舟來虎。並令藩司熊常錞

臬司喬用遷運司陳嘉樹。糧道王篤。四員分班輪往接替

查視。又咨會廣州將軍臣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統臣奕湘

右翼副都統臣英隆。亦各輪流到虎彈壓。粵海關監督臣

豫堃則以虎門本有稅口。更應常川到彼。照料稽查。在事

員弁人等。均各派定執事。互相查驗。該處沿海居民。觀者

如堵。祇准在栅欄之外。不許混入、廠中以杜偷漏。其上省下澳夷人。經過口門。率皆遠覲而不敢褻翫。察其情狀。似有羞惡之良。胥賴

聖主德威。俾中外咸知震讋。從此洗心革面。庶幾咸與維新矣。至煙土名色。亦有不同。其黑者曰公班土。聞係上等之煙。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劈箱銷化。當將各色煙土。分別編號登記。大抵公土白土居多。金花土不及百分之一。業已逐箱過秤。並口袋所裝者。亦皆扣除箱袋。覈實淨煙斤兩。計自四月二十二日起。截至五月初三日。已銷過八千三百二十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共合一百十二

萬八千七百二十九斤。以全數覈之。所化已將及半。現仍趕緊銷化。不敢草率。亦不敢遷延。

硃批。所辦甚好。仍當留心稽查。切勿去弊又滋弊端也。時時慎勉。不可稍忽。

林則徐鄧廷楨又奏。臣等察訪夷情。因知外國商船。來粵貿易者。必先在該國請領牌照。經過夷埠。俱須驗明。並於開船之時。頒給禁約條款。不許在中華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領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是外夷禁令森嚴。並非縱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載來貨物。動值數十萬金。彼既愛惜重貲。自必懍遵法度。故貨

船到粵。必皆報關候驗。納稅投行。雖近年以來。每有夷商夾帶鴉片情弊。要亦先向躉船寄頓。始敢駛進黃埔。斷無駕駛重船。東奔西竄之理。惟因獲利太厚。販運愈多。各國雖間有之。而以港脚一處為尤甚。港脚地名曰嗌啡唎。曰嗌嘓。曰嘤嗟唎嚧。皆為暎咭唎所屬之港口。即華言所謂馬頭也。距暎咭唎本國。尚有兩月路程。而其來至內地則比暎夷為近。奸夷利慾熏心。罔顧厲禁。往往由外洋乘風竄駛。越過廣東中路。直趨東路之南澳。以達閩浙各洋。來去頻仍。便成熟地。在

天朝彌綸廣大。無不徧示懷柔。即其所不應至之處。違禁頻來。

亦惟自謹修防。其究至於驅逐而止。奸夷習知其故。相率效尤。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暎咭唎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遇有夷船駛至。不過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應。亦即莫敢誰何。甚有桀驁夷船。膽敢以槍礮相恐嚇。而官船因未奉有明文。轉不便擅用火器。臣等近日訪聞。乃知此等奸夷。並未領照經商。而敢偷渡越竄。若被該國查出。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況

天朝禁令森嚴。豈有轉以內地各洋。為其逋逃藪之理。且如內地奸民。出海潛赴夷洋滋事。揆諸

國法。正宜按例治罪。儻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適足蔽辜。豈尚

聽其鳴冤。許為報復乎。以此對觀互證。度勢揆情。愈知越竄夷船。不必空言驅逐。惟有嚴行懲辦。乃可震懾其心。而亦並無後患也。總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則為經商之船。無牌照而竄東西各路者。即為偷渡之船。經商之船。尚須區分良莠。偷渡之船。明係有莠無良。槍擊礮轟。皆其自取。似不為過。且此等越竄船隻。小者為三板夷划。大者亦不過雙桅夾板。迥非貨船躉船高大堅厚之比。即船內礮械。亦極有限。甚至安假礮於船旁。畫礮眼於艙板。祇以虛張聲勢。師船果能奮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敵。即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官兵不值與之對仗。亦尚有便利之法。可操勝算。

祇須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駕拖船。滿載草薪。備帶火器。分為數隊。占住上風。漏夜乘流縱放。即或前隊未能得手。後隊絡繹復來。夷船中觸處皆引火之具。未有不可以焦爛者。此令一行。不待實有其事。而奸夷先已膽落。似亦懾服之一法也。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請將偷渡夷船。嚴行懲辦等語。外國商船。來粵貿易。必在該國請領牌照。頒給禁約。方許駛入內洋。乃近年嘆咭唎港脚地方奸夷。並未領照經商。往往偷渡越竄。並因中國員弁。遇有違禁來洋船隻。不過驅逐而止。膽敢虛張聲勢。以槍礮相恐嚇。似此違禁藐法。甚屬可惡。該大臣等奏請

遇有此等越竄船隻。即令師船奮勇剿除。及雇募善泅。駕船載草。備帶火器。占住上風。漏夜乘流縱放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為妥善。

六月。辛未。江南道監察御史駱秉章奏。鴉片流毒內地。奉旨嚴敕中外。認真查拏。夷人畏懾天威。將煙土盡數呈繳。現奉上諭。頒行新定章程。雷厲風行。從此積弊胥除。可無漏危之患。其中禁絕夷人弊混。及漢奸勾通之處。有應密為防範者。臣謹就見聞所及。敬為

皇上陳之。

一慎選洋商以專責成也。內地與夷人互市。設立商人。原為杜弊防奸起見。誠以洋商日與夷人交接。情偽無不周知。乃聞近來招募試辦之商。身家素非殷實。承充之後。即借資夷人。始能營運。是以勾串逢迎。無所不至。在夷人貪利是其本懷。而洋商復極力奉承。遂日長其驕恣之心。因以逞其狡詐之術。近日夷情之壞。實由於此。且查夷船入口。必由洋商出具並無攜帶違禁貨物甘結。方准開艙。何以近年以來。鴉片充斥。幾於徧地皆然。而洋商並未一為舉發。其中掩飾情弊。咎實難辭。如從前嚴與泰行。則濫保

夷船。上年在潘人和行。拶獲鴉片。皆試辦之商。玩法實據。

當此嚴禁鴉片之時。查覈洋商。最為緊要關鍵。應請

敕下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嚴密訪查。如各商中有銷售禁物者。即行斥革懲辦。並請嗣後新商呈充。務須遵照定例。責令總散各商。聯名保結。非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不准充當。仍責令各商互為稽查。儻有售私走漏等弊。不行稟究者。除將本商治罪外。聯保之商。一併嚴辦。庶洋商皆知儆畏。而夷人亦有防閑矣。

一嚴禁孖氈以防勾串也。凡土人曉習夷語。夷人買賣。從中為之說合者。名曰孖氈。其始不過受雇在洋行。藉作經

紀。近有孖氈。自出貲本。與夷人交易。貨物出口。則搭洋行代為輸稅。而洋行亦利其抽分。名曰搭報。此中良莠不一。遂有串合夷人。違禁售私等弊。更有卑鄙棍徒。名曰孖氈。實係漢奸。朝夕出入夷樓。所有售賣鴉片。及過付銀兩。皆其勾串。如陳老眷無鼻泳。皆係著名孖氈。聞均破案逃匿。

應請

敕下地方官嚴拏究辦。以示懲儆。嗣後孖氈在行經紀者。必須該商出具保結。報明粵海關監督。隨時稽查。如有售私等弊。將出結之商。一同治罪。如非洋行受雇之人。一概不許出入夷館。至出口入口貨物。必由洋商自行經理。不准有搭

報名目。如此事有責成。則稽察易周。而漢奸無所售其技矣。

一嚴禁夷人久住省館。以絶弊源也。查定例夷商銷貨歸本後。令其依期隨原船歸國。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一二名。住冬清賬。如行欠既清。各司事猶復逗留。或限期已屆。夷欠尚未清結。查明分別懲究等語。立法極為周密。近來喳噸及嚹哋等夷。已歷二十餘年。在省城夷館居住。包攬各夷鴉片。在省售賣。且延請土人。教習漢書漢語。凡內地衙署舉動。豫行探聽。把持洋務。所有售私偷漏等弊。皆其主謀。實為奸夷渠魁。應請

敕下粵省總督及粵海關監督。迅為驅逐回國。不論在省在澳。均不准其逗留。並嗣後凡夷船到澳。遵照定例。務使依期歸國。庶夷人不敢任意逗留。不至滋生弊端矣。

一三板夷船。禁止停泊省河。以防偷運也。查夷船到粵。向來皆停泊黃埔。搬運貨物。及夷人來往。皆用本地瓜艇。固以杜夾帶之弊。亦使經過關口。易於稽查。近來夷人製造三板夷船。以銅片鑲裹船底。深艙巨桅。檣帆交織。駕駛如飛。每船可載貨物二三萬斤。日在省河游奕。無人過問。聞從前嗶嘮啤滋事。裝載礮位進省。皆用此項船隻。此外夾帶鴉片。偷漏紋銀。不知凡幾。請嗣後三板夷船。凡有檣帆。

可以運載貨物者。一概驅逐。不准在省河停泊。則出入可以查覈。庶可杜走私之弊矣。

一、內地洋銀。應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以杜影射也。查向來洋商呈報。每年與夷人交易。除以貨易貨外。夷人應找給內地銀兩尚多。是以從前夷船到粵。貨物之外。另攜新板洋銀。以便找給貨價。乃近來夷人止帶禁物。並無另帶洋銀。及其出洋之時。不拘紋銀洋銀。任意攜帶而去。近年粵中紋銀不見有餘。即洋銀亦日形短少。查洋銀一項。內地行使已久。且皆以內地貨物易之。雖名曰洋銀。實則內地之銀矣。儻偷漏過多。則民財亦竭。不得謂紋銀出洋為消

耗。而洋銀出洋非消耗也。更聞近日查禁嚴密。漢奸教誘
夷人。設有代帶之法。託名某年某夷人寄存銀若干。今付
某夷帶回。串通書吏。預先立案。臨期滿載而歸。無復查問。
出洋之銀弊端實在於此。應請
敕下粵海關監督。按年查覈出口入口貨價。除以貨易貨外。將内
地與夷人應找給之數。相為比較。固不准其違例攜帶。並不
准有代帶名目。以免朦混。違者將付銀之商。重治其罪。如
此嚴為禁止。則偷漏可絕矣。凡此數端。皆洋務積弊。習為
固然。若不及早嚴禁。則日甚一日。走漏之弊。難以盡絕根
株。請

旨敕令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妥議章程。認真查辦。務使無弊

不剔。有犯必懲。則狡獪之徒皆知懼。而鬼蜮之術無所施。

其源既塞。其流自清矣。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駱秉章奏。請整飭洋務。以絕弊端一摺。所

有慎選洋商。嚴禁孖氊。並夷人久住省館。三板夷船停泊省河。

及內地洋銀應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

怡良。並傳諭豫堃。一體妥議章程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壬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

竊鴉片之毒。比於砒鴆。臣鄧廷楨。臣怡良疊奉

諭旨。嚴敕查拏。迨臣林則徐仰承

巽命。來粵查辦海口事宜。以大患務當力祛。不敢稍存畛域。除起

獲夷船煙土以清來源外。又經會同切札各屬文武隨時

隨地。悉力搜拏。以冀竭流漸息。溯自臣鄧廷楨臣怡良節

次奏報。至本年三月底止。計共獲人犯一千六百名。煙土

煙膏四十六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九錢八分。煙槍四萬

二千七百四十一枝。煙鍋二百一十二口。及煙具等件。均

經仰蒙

聖鑒在案。臣等伏思吸食者雖善於諱匿。囤販者雖巧於收藏。而

鬼蜮情形。斷難掩其鄉鄰耳目。因復通飭各屬。逐鄉選舉

公正紳士。議立族黨正副。挨次編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

有犯即拴。茲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八日止。據各屬

文武。後先報獲煙案一百四十起。販賣煎熬吸食人犯。共

一百九十二名。煙土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兩七錢九分。

煙膏二百一十二兩五錢八分五釐。煙槍一千二百四十

五枝。煙鍋三十六口。又陸續撈獲煙泥二百六十四兩二

錢。煙膏一十六兩六錢六分。煙槍二百四十三枝。煙鍋一

口。又民間首繳煙槍一項。臣鄧廷楨。臣怡良。於未經接奉

硃批敕令酌議之先。據各屬稟報。收繳煙土一十六萬九千三百

零七兩五錢五分。煙膏四千六百零五兩五分。煙槍二萬

六千零五十枝。煙鍋三百一十六口。綜計煙土煙膏。共重一十八萬七千一百七十九兩八錢零五釐。煙槍二萬七千五百三十八枝。煙鍋三百五十三口。犯經隨時發司嚴審。如係違道情輕人犯。即飭該管府縣究詳。分別懲辦。報獲槍煙等件。因雷瓊二府離省寫遠。或僻在海南。計其獲數無多。飭即就近解道。確驗燒燬具報。其潮州一府。道里雖亦迢遙。惟所獲大起實多。數居通省十之八九。多則真偽易淆。而抽換偷漏之弊。恐亦在所不免。是以飭令與附近各府廳州縣。均將煙槍一體解省。由臣等驗明彙燒。以歸覈實而絕朦混。伏查粵東地處海濱。番舶絡繹。匪徒趨

利若鶩。骫法營私。較他省為多。亦較他省為易。當茲查辦喫緊。未嘗無怵心悔禍之人。而嗜痂者以腐臭為神奇。牟利者視土囊為金穴。若不持以定力。盡絕萌芽。不但疇昔之藏。乘間復出。吹吸之輩。饞胎重張。且恐外夷窺伺禁網之疏。仍肆浸淫之計。前功可惜。痼疾安瘳。臣等惟有協力同心。督屬勉益加勉。根株一日未淨。即購捕不容一日或疏。必使舊染胥蠲。以仰副我

聖主崇德好生。除惡務盡之至意。

林則徐。鄧廷楨。怡良。又奏。臣等欽遵

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燬。所有覈實杜弊。並會

督文武大員公同目擊情形。已於五月初三日銷化及半之時。先行恭摺會奏在案。嗣是仍照前法劈箱過秤。將煙土切碎拋入石池。泡以鹽滷。爛以石灰。統俟戳化成渣。於退潮時送出大海。臣等會督文武員弁。逐日到廠稽查。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無不肅然懔畏。並有咪唎堅國之夷商經與唎咍吱听噠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遊擊羊英科遞稟。求許入柵瞻視。

臣等先行欽奉

諭旨。准令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讋。曾經出示曉諭。是以該夷等遵諭前來。且查夷商經等。平素係作正經買賣。不販

鴉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員帶赴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擣爛。及撒鹽燃灰諸法。該夷人等咸知一一點頭。且皆時時掩鼻。旋至臣等廠前。摘帽斂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誠。當令通事傳諭該夷等。以現在

天朝禁絕鴉片。新例極嚴。不但爾等素不販賣之人。永遠不可夾帶。更須傳諭各國夷人。從此專作正經貿易。獲利無窮。萬不可冒禁營私。自投法網。該夷人等傾耳敬聽。俯首輸誠。察其情形。頗知傾心向化。隨即公同賞給食物。歡欣祇領而去。至臣等前奏煙土名色。本有三種。曰公班。曰白土。曰金花。迨後復經劈出原箱。另有一種小公班。每箱貯八

十箇。其貳樣比常行之公斑較小。而筒數倍之。故每箱斤兩不相上下。每箇用洋布包裹。製造亦較精緻。訪聞此種在外國。係最上之煙。價值極貴。是現在所化煙土。竟有四種。臣等近日於邸鈔中。伏讀

上諭。煙膏煙具。多有假造。其弊不可勝言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務求真實。力戒欺朦之至意。臣等愚昧之見。欲辨其偽。必須先識其真。未知近時各處所拏獲者。皆係何種煙土。若以外夷原箱之物。互相比較。則真偽似可立辨。不至混淆。謹將現在四種煙土。每種各留兩箱。可否即將此八箱。作為樣土。如蒙

准令解京。即委便員搭解。並不費事。儻亦無須解送。則此時粵東
每月俱有各屬等獲解省驗燬之煙。亦可隨同銷化。現除
暫存此八箱外。計已化煙土。湊合前奏之數。共有一萬九
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除去箱袋。
實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
日。業已銷化全完。斯時蕩穢滌瑕。幸免毒流於四海。此後
除奸拯溺。尤期法約於三章。庶幾仰副我
聖主除害保民之至意。
硃批。可稱大快人心一事。
諭內閣。林則徐等奏。查辦鴉片。續獲人煙槍具。並銷化煙土完竣

各一摺。覽奏均悉。著仍通飭各屬文武員弁。務將開窯設館。販賣吸食各匪犯。奮力查拏。不許稍有疏縱。所留搽土四種。若解京後發交各省觀看。殊覺煩瑣。且易滋弊竇。著即於該處覈實銷燬。無庸解京。又林則徐另片奏稱愚民無知。誤會前旨。謂槍土仍聽存留。免其呈繳等語。朕因拏獲煙膏煙具。恐有假造朦混。意在邀功。或既繳之後。官不復查。希圖塞責。故本年三月。降旨敕各督撫等實力查拏。不准以呈繳入奏。原以地方官既已拏獲吸煙人犯。其煙具煙膏。自應一併收繳。何必紛紛入奏。意存見好。非謂吸煙人犯拏獲之後。煙具煙膏。即可無庸收繳也。林則徐既有此奏。恐他省地方官誤會諭旨。並不認真查拏。殊

非覈實辦理之意。著通諭各直省大吏。拏獲吸煙人犯。務將煙具煙膏。銷燬淨盡。其有呈繳之後。仍復吸食。或地方官假造邀功。或該犯因拏藉以免罪。種種弊竇。均著詳查從實嚴辦。毋得任其朦蔽。至所稱寓收繳於編查。以期除惡務盡。全在該地方官等不避嫌怨。實力嚴查。不許支飾畏難。稍涉懈怠。行之既久。自有成效。至自首一節。所頒新例。業有明文。將此諭知林則徐等。通諭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等知之。

林則徐鄧廷楨怡良又奏。臣等前奏收繳夷船鴉片。欽奉

諭旨。各國夷商。業經遵繳煙土。自應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等因。欽此。臣等當即恭錄咨會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一體欽

遵辦理。惟因外國新來貨船。開行在數月之前。恐尚未知嚴禁。仍帶煙土。且查向來積弊。夷商所帶之土。皆於到後卸在零丁等洋之躉船。然後進口。是以未進口以前。應先設法稽查。以杜私卸。臣等會飭署澳門同知蔣立昂暨香山協副將惠昌燿等。查照糧船勾水之法。將新到各貨船喫水尺寸。先用丈桿。自水面量至艙面。註明印單。黏於夷船船艙。以為記認。仍造冊報明。以俟進口時覆驗水跡。有無浮高。即可辨其有無私卸。復咨會粵海關監督。親至黃埔。將貨船逐一盤驗。如有夾帶。自必不能藏掩。隨有咪唎堅國之吻嚓喇船嗹吱船。嚶船嗼喇船嚧吱船嚍吱船听

[口遂]船。[口山]嚬船。吋啫船共九隻。販運洋米棉花洋布黑鉛等貨。均於量明水誌之後。進口查驗。俱無夾帶鴉片。並有帶來買貨洋錢十五萬數千圓。據通事等稱。夷船攜帶洋錢近年頗為罕見。尤可為不賣鴉片之明證。此外有咪唎[口堅]國之嘅唎一船。[口英]咭唎所屬港腳之啵[口扶]一船。於勻水之後。不敢進口。旋即駛向老萬山外。徑行回國。其為帶有鴉片。無從覓售。又恐覆驗水痕。不能卸載。是以潛逃回去。情事顯然。但既未流毒中華。即不便窮追肇釁。此新來貨船之情形也。其原泊黃埔夷船。滿載內地貨物出口者。計港腳則有[口花]哋呻等十五船。咪唎[口堅]國則有嗎[口基]呍等八船。

共船二十三隻。亦皆先後乘風駛出老萬山。此又內地貨物。照常通往外國之情形也。至已經繳清煙土之躉船。自應驅逐回國。臣等於收土後。傳諭領事義律。早為遣回。茲查港腳之噉唎船嚽咟船。噸哋喇船。噎啡噠船。嘞船咪唎嚟之啊吧船。小呂宋之咻船。共七隻。已先後駛出老萬山回國。其餘有候修船者。有候帶貨壓載者。並有其船業已破爛。難以回國。擬拆賣與人者。臣等分別覆查。尚皆實情。仍分飭師船。嚴加防範。並不時查催驅逐外。現在洋面澳門。均屬安靜。

硃批。知道了。

辛卯。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廣東水師提督關
天培奏。臣等前因海防為方今急務。公同籌議。在於中路
橫檔山前。海面較狹之處。創造木排鐵鍊二道。並於威遠
礮臺迤西。添置礮臺礮位。以期周防番船。鞏固海疆。於本
年三月內。經臣鄧廷楨。臣怡良會同臣關天培暨陸路提
臣郭繼昌粵海關監督臣豫堃繪圖開單。奏奉
上諭。據鄧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鍊。添置礮臺礮
位。分別繪圖貼說。開單呈覽一摺。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
通商番船。絡繹往來。現在籌議海口章程。自應妥為布置。以密
巡防。據該督等奏稱。涉海登山。周覽形勢。請於橫檔山前。海面

較狹之處。創設鐵鍊木排。並於威遠礮臺迤西。添建大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以壯聲威。該督等即飭催原派文武各員。務於本年三月內。將排鍊礮臺。一律趕造完竣。並將新添礮位。如法製造。其泅水兵丁。由該提督關天培。如數飭募。隨時演習。以期得力等因。欽此。當經臣鄧廷楨。臣怡良。欽遵分別咨行去後。至四月二十七日。據該委員等將排鍊礮臺礮位。以及官廳兵房藥局等項工程。一律趕造完竣。具稟報驗前來。臣等即於五月十二日。親偕臣關天培。乘舟前往。詳加察看。該處橫檔海面。自西北量至東南。二百七十三丈。至三百二十八丈不等。所有鐵鍊兩道。西北皆安根於武山腳

下。其東南。則第一道安根於飯籮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於橫檔山腳。俱各鑿深石槽。以八千斤𡑭礅。橫安槽底。礅身加大鐵箍四道。上扣鐵鍊四條。又用二鍊併四為二。再用大鐵圈一箇。聯合為一。中貫大鐵鍊八條。用鐵鎖接扣。以便開閘。石槽內外。用石灰堅築封固。其木排則以大木截齊。各長四丈五尺。合四根為一小排。穿以橫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聯成一大排。量寬一丈六尺餘寸。面底又各夾以橫木六道。箍以大小鐵箍三十道。鐵鍊則每圈用鍊淨熟鐵五斤。造成鵝卵式大圈一箇。長四寸七分。闊二寸八分。連環套接成鍊。第一道海面較窄。安大排三十六排。大

鍊三百九丈九尺四寸。第二道海面稍寬。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鍊三百七十二丈。每排向內一端。安椶纜鐵錨一副。向外一端倍之。共配椶纜鐵錨二百四十副。每隔兩排。仍留空五丈。以疏水勢。計兩道排鍊。相去約九十丈。重關疊固。攔截緊嚴。其添設排鍊把總二員。水兵一百二十名。先經 臣關天培。拔募齊全。嚴督操練。隨飭令各水兵。分駕新造划船四隻。臨流將各排鍊按法啟閉。尚稱便捷。堪期得力。又武山之麓。新建清遠大礮臺一座。距威遠礮臺僅五丈五尺。由山根石基正中建造。直長十一丈五尺。敵臺正面。平寬六十三丈。連地盤俱用高厚寬闊青石。縱橫密砌。

間層壘臺外臨水處。除根脚砌石不計外。出水仍高八尺。臺面鑲寬二丈五尺。中用土石填實。面鋪石板。另用三合土築成垛牆。均高六尺五寸。厚五尺。連石牆共高一丈四尺五寸。垛牆共開礮洞六十箇。已安大礮六十位。其臺包角石牆。東長九丈五尺。西長七丈三尺。俱至山根止。外高一丈六尺。內高六尺。後圍自山根直至山巔。滿砌石牆。共長九十一丈。均高一丈二尺。厚二尺。東西城樓二座。每座高一丈四尺。寬深皆一丈三寸。青甎結砌。其下石砌拱洞城門二座。各高九尺二寸。寬五尺五寸。深一丈七尺六寸。包鐵城門各二扇。查驗現安新鑄各礮位。鍛鍊俱屬精

融。原議抽撥守臺掌礮千總一員。添拔額外二員。槍礮兵
丁九十名。先經拔補足數。飭令演放各礮。手法皆熟。礮子
均能遠及對岸山根。查該臺與威遠鎮遠二臺。一氣相連。
與橫檔一臺。兩邊對峙。為粵洋第二重門戶。而永安鞏固
兩臺。亦附近環繞其間。又前則沙角大角兩臺在焉。為第
一重門戶。後則大虎山礮臺在焉。為第三重門戶。星羅碁
布。聲勢聯絡。險要天成。且該臺俯臨兩道排鍊。尤成扼吭
之勢。足資防禦。此外新造排鍊官廳二座。每座三間。拱篷
二座。兵房二十六間。礮臺官廳一座五間。拱篷一座。兵房
二十五間。藥局二間。神廟三間。俱用青甎結砌。高深堅固。

此臣鄧廷楨會同臣關天培察看各工程。並啟閉排鍊演放礮位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惟

聖朝仁育義正。中外咸和。溯自粵港通商以來。溥樂利者二百年。沐生成者數十國。類皆竭其恭順。化被冥頑。縱犬羊成性。如近歲暎夷嘩嘮啤嗎吔喻。二事。不過意圖綜攬商務。妄思改易舊章。一經諭以

恩威。遂屏息而去。無敢枝梧。但武備不可不嚴。修防不可不謹。此次辦理排鍊礮臺。番船往來。罔不斂容睨視。神色競兢。益知惟德足以綏猷。建險彌堪靖遠。惟立法必須垂久。經始即應圖終。此項排鍊礮臺。或當鹹潮之衝激。或為颶風所

飄搖。小損則解散滋虞。稍敧則傾圮足慮。歲修固在所當急。察驗尤不容或疏。臣等再四籌商。是工既由臣關天培督辦於前。應即始終其事。嗣後仍由臣關天培責成該管將領備弁。隨時實力查察。遇有寸節朽壞。立即飛稟請修。庶免貽誤。並嚴督專設各兵丁。時刻勤加練習。著意周防。不得以現處無事之秋。稍任因循懈怠。總期工歸永固。患弭未形。以仰副我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再此次工程較大。該文武委員等在工數月之久。彈壓稽查。均能不辭勞瘁。使排鍊礮臺等項。一律觀成。悉臻鞏固。著有微勞。可否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

員。俾示鼓勵之處出自

天恩。

諭內閣。鄧廷楨等奏。粵洋創造防夷排鍊。並添建礮臺工竣一摺。廣東橫檔海面。創設木排鐵鍊。並添建礮臺礮位。據奏稱。現已一律完竣。悉臻鞏固。惟立法必須永久。經始即應圖終。此項排鍊礮臺。若不勤加查驗。必至日久失修。全功盡棄。著責成關天培隨時實力稽查。遇有朽壞。立即趕緊督修。並嚴飭各兵丁。加意周防。不得以現處無事之時。稍任因循懈忽。並著鄧廷楨於閱兵之便。親加查看。或一二年間就近往查一次。總期工歸永固。患弭未形。以靖海疆而嚴武備。至該督等請將在工文武各

員。量加鼓勵之處。著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

許冒濫。

鄧廷楨。怡良。又奏。粵洋創造排鍊二道。添建礮臺一座。以

及兵房等項。一切歲修。並官兵糧餉軍火各經費。在在均

關緊要。經臣等奏明。每年約共需銀八千三百餘兩。所有

商捐銀十萬兩。內除支銷防夷。及此項工程等用外。僅存

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尚不敷一歲之用。容另行籌款辦

理在案。查內銷帑項。未便動支。自應由外籌辦。第遞年需

費既多。事關久遠。臣等再四熟籌。並飭據藩臬運三司督

糧道籌款妥議具詳。惟查有原設內河三路巡船三十隻。

每年共需弁兵口糧修費等銀一萬一千餘兩。向在關鹽餘盈項下支給。報部開銷。隨因內河捕務稍靜。業經裁撤十隻。存留二十隻。每年節省口糧等銀。三千五百餘兩。除提撥虎門添建鞏固永安二礮臺。及春秋水操演習礮準案內。應需添撥兵丁口糧軍械藥彈等項。不敷經費銀一千五百餘兩外。現尚遞年節省銀二千兩零。此係原設巡船經費。本歸外用之項。應請在原動關鹽盈餘項內。每年尚餘節省巡船口糧等銀二千兩。一並撥出。作為排鍊礮臺修費。官兵糧餉等項之用。又此項排鍊礮臺。原由洋商捐辦。今工程告竣。籌備歲需。衆洋商再願每年捐銀三千

兩。應即俯順商情。准其捐繳。連前撥給巡船節省。共銀五千兩外。覈計每年約需經費。尚少銀三千三百餘兩。查原奏係屬約計數目。恐仍有不敷。似非再籌備銀三萬五千兩。發商每年生息。不足以供支用。應請將前項商捐十萬兩內。撥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除去餘零。作為三千七百六十兩。又創造排鍊礮臺工程。查尚節省銀三千一百四十兩。又臣等率同藩臬運三司督糧道及肇羅南韶惠潮。高廉雷瓊五巡道。並廣州肇慶惠州。潮州高州廉州瓊州等七府。共公捐銀三千二百兩。又通省州縣。捐銀二萬四千九百兩。以上共銀三萬五千兩。即作為本銀。發交廣州

府屬六大縣典商承領。周年一分起息。逓年可得息銀三千五百兩。合併撥給節省巡船口糧。洋商認捐兩項銀五千兩。每年統共約銀八千五百兩。數與原奏需銀八千三百餘兩。計寛備銀一百餘兩。以補不足之用。至臣等與司道府公捐銀兩。各照數扣捐完款。毋庸分限。其各州縣缺有大中小不齊。捐銀亦有多寡不一。應各按全捐之數。先於司庫閒款內。借支發商生息。飭令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無分正署。分限三年攤捐。完解歸款。仍按年由司在於各該州縣養廉內扣收。俾各捐力稍紓。而於海防經費有資。可以埀之久遠矣。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等奏。籌款創造排鍊礮臺及兵房等項。併籌捐糧餉軍火各經費等語。朕詳加披閱。尚屬周妥。著照所議辦理。所有籌辦銀三萬五千兩。著鄧廷楨等酌量發商生息。總期久遠無弊。方爲妥善。並准其先於司庫閒款內。借支撥發。自本年三月起。分限攤捐。完解歸款。仍按年由司覈實扣收。毋得延宕。

七月。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

臣林則徐。上年在京

陛見。面奏禁止鴉片一事。擬頒發檄諭。曉示外夷。容俟到粵。與督

臣鄧廷楨等酌商。奏請

訓示。迨到粤之後。節次欽奉

上諭。著與鄧廷楨商酌。妥擬底稿具奏。經朕披覽。再行頒發等因。欽此。維時臣等諭令在粤之𠸄咭唎國領事義律。及住省夷人。呈繳躉船鴉片。辦理正屬應手。因思外國重洋遙隔。尚可暫緩檄行。當將就近諭夷緣由。合詞附片覆奏。奉

上諭。𠸄咭唎現有在粤領事。及住省夷人。經該大臣等就近諭知。辦理應手。所有檄諭該國之處。亦著暫緩頒行。統俟頒行新例時。於善後章程內。另行詳細籌議。仍遵前旨。擬稿進呈。再行頒發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因時制宜周詳

指示之至意茲新例業已頒到所有內地興販吸食並夷人夾帶

鴉片各罪名均經議定因查粵省成案凡欽奉

諭旨事涉外夷者大都由督撫臣聯銜照會該國王欽遵辦理此

次既頒新例自應宣示重洋咸使懷

德畏

威遷善遠罪所有檄諭外國之稿應先酌擬進呈惟查各國夷船

來至粵東者如西洋夷人久住澳門幾成土著自可就近

給諭勿庸遠寄出洋其咈囒哂𠰌𠯿大小呂宋雙鷹單鷹

嗹國啱國近年買賣較稀惟暎咭唎之船最多咪唎㗳次

之。但咪唎唑並無國主。祇分置二十四處頭人。礙難徧行傳檄。唉咭唎國現係女主。年紀亦輕。然聞號令係其所出。則該國似宜先頒檄諭。臣等不揣闇陋。謹會同商擬底稿。另摺恭錄進呈。伏祈

聖鑒折衷。俾有體要。敬候

欽定發回之後。再議頒發。其餘各國。俱先諭知在粵夷目夷商。僅該夷目等稟請移知其國主。然後奏明酌發。

林則徐等又奏。臣等准刑部咨。通行夷人治罪專條。內開一夷人帶有鴉片煙入口圖賣者。為首照開設窯口例斬立決。為從同謀者絞立決等語。在衡情定議之意。以入口

二字為關鍵。原因海洋遼闊。口以外直達夷洋。口以內始為內地。劃清界址。本極分明。惟粵省貿易章程。尚有不得不防其影射之處。緣廣東中路通商。向以船進虎門。乃為入口。番船初到之時。先於虎門口外寄碇。如撈杆山。銅鼓洋。大嶼山。零丁洋。尖沙觜。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灣。石筍。九洲。沙瀝。潭仔。雞頸等洋。皆向准夷船寄泊之所。此等洋面。雖皆在老萬山以內。而老萬山並無口門。無從稽察。是以定例夷船必雇引水小船。報明引入虎門口內。停泊黃埔。始得開艙驗貨。按則納稅。報行互市。其在虎門以外。寄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也。而私售鴉片

之弊。正在於此。蓋由中路而東而北。則歷潮州南澳。以達閩浙北洋。凡甯波上海山東天津奉天之商船。皆所通行。由中路而西。則本省之高廉雷瓊。船隻往來。亦絡繹不絕。所有各路興販鴉片。多在洋面舟次。與夷人交易。搬運過船。即在口內議買。亦須赴口外運貨。此內地快蟹拖風等艇。所以乘間出沒。而夷人囤貯鴉片之躉船。常泊零丁等洋。職是故也。口內夾帶鴉片者。無非民船。向來拏獲之案。歷歷可據。若夷船夾帶入口。雖亦難保必無。然經總散各洋商。逐層保結。又於入口之後。即行開艙起貨。立見底蘊。故夷人所帶鴉片。每先卸於口外躉船。然後入口。今若以

是為界。彼正得以藉口趨避。難保不於虎門口外。再設躉船。恐辦理又形棘手。且暎國領事義律。於繳煙完竣之後。曾據具禀。懇求在澳門裝貨。臣等以其顯違定例。批駁不准。該領事尚懷觀望。是以近日他國之船進黃埔者。已有十四隻。而暎咭唎所屬港腳之船。尚停虎門口外之尖沙嘴一帶。支飾遷延。臣等惟飭師船。嚴密防範。一面示諭各夷船。如無鴉片。即應入口報驗。有鴉片而首繳淨盡者。亦准入口。若自揣不敢報驗。即日揚帆回國。亦尚可免窮追。儻敢透漏私售。萬難曲宥。此時該夷正在憚於入口。故口外之弊。比口內尤當嚴防。可否仰懇

聖裁。將新例入口字樣。酌易為來內地等字。稍示渾涵。俾無可以藉口之處。恭候

命下祇遵。

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擬具檄諭暎咭唎國王底稿。附摺呈覽。朕詳加披閱。所議得體周到。著林則徐等即行照錄頒發。該國王俾知遵守。其餘各國。俱著先行諭知在粤夷目夷商。儻須移知各該國主。仍著奏明再行酌發。又另片奏。新定章程內。夷人帶煙入口圖賣一條。請將例內入口字樣。酌易為來內地等字語。著照所議。即於新頒例內改易。以杜趨避。

為照會事。洪惟我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

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

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

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

天恩。是以

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體。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

稱者。賴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衆夷良莠不齊。遂有夾帶

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

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

大皇帝聞而震怒。

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與總督部堂巡撫部院會同查辦。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皆應處死。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則其貽害深而攫利重。本為法所當誅。惟念眾夷尚知悔罪投誠。將躉船鴉片二萬一百八十三箱。由領事官義律稟請繳收。全行燬化。疊經本大臣等據實具奏。幸蒙

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寬免罪。再犯者法難屢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向化傾心。定能諭令眾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

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懔遵也。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為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利外夷。是

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中華分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為害。而貪利之極。不顧害人。試問天良安在。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

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好需。何難閉關絶市。乃

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絶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公之也。該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國。獲利三倍。即不賣鴉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無厭之求乎。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𠸄國。誘人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絶也。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並聞來粵之船。皆經頒給條約。有不許攜帶禁物之語。是貴國王之政令。本屬嚴明。祗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未加察。今既行文照會。明知

天朝禁令之嚴。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聞貴國王所都之囒噸。

及嘶噶囒嗳喻等處。本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方。如

孟啊啦曼噠啦薩孟嘪叭噠哱噉哱嘛爾哇數處。連山栽

種。開地製造。累月經年。以厚其毒。臭穢上達。天怒神恫。貴

國王誠能於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有敢

再圖種造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

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矣。至夷商來至

內地。飲食居處。無非

天朝之恩膏。積聚豐盈。無非

天朝之樂利。其在該國之日猶少。而在粵東之日轉多。弼教明

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唊國貿易。尚須遵唊國法度。況

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若無鴉片帶來。則華民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陷華民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故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定以斬絞之罪。所謂為天下去害者此也。復查本年二月間。據該國領事義律。以鴉片禁令森嚴。稟求寬限。凡印度港脚屬地。請限五月。唊國本地。請限十月。然後即以新例遵行等語。今本大臣等奏蒙

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體恤。凡在一年六箇月之內。誤帶鴉片。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我

天朝君臨萬國。儘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懔遵憲典。將鴉片永斷來源。切勿以身試法。王其詰奸除慝。以保乂爾有邦。益昭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須至照會者。

硃批。得體周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道光十九年己亥八月庚辰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林則徐奉命來粤與臣鄧廷楨等宣示

天威夷人咸知震懾前經收繳躉船鴉片二萬餘箱維時噗咭唎國領事義律在省城夷館自行查數報繳前後連具十餘稟情詞均甚恭順臣等於批諭之中時加稱奬該領事亦自以為榮頗形踴躍計繳清煙土較原禀溢出尚多論者以為噗夷平日桀驁性成今乃倒篋傾筐帖然馴伏是千萬之重貲盡擲即百年之痼疾可除而臣等熟計深籌尤

以本年來船夾帶為慮。蓋該國遠在數萬里外。當其開船

之日。尚未知

天朝新例如此森嚴。既已潛帶而來。必思顧其成本。而中國力

除巨患。正當於得手之際。拔盡根株。豈得將新船轉予放

鬆。致使前功盡棄。是以臣等請定治罪專條。並立限期首繳。

仰荷

聖明俞允。敕定新例頒行。其新例未到之先。各國貨船即已陸續

到粵。當令洋商通事。諭知現解章程。內無鴉片者。進口報

驗。有鴉片而自首全行呈繳者。准予奏請免罪。並許驗明

進口。若自揣不敢報驗。即日揚帆回國。亦免窮追。使各國

夷商。得以早定主見。迨頒到新例。又復傳諭周知。截至七月初八日。進口報驗夷船。共一十七隻。經粵海關監督臣豫堃驗明。均無鴉片。准其開艙貿易。不進口而回國者。亦有三隻。其中即有鴉片。當不至毒流內地。惟暎咭唎所屬港脚貨船到時。本已即擬進口。旋被義律阻止。停泊虎門口外之尖沙嘴一帶。緣義律為該國領事。該國主給與權柄。得以約束眾夷。先前繳土之時。力能號召南澳福建等處之船。悉行駛回虎門。一體呈繳。迨繳完後。義律稟辭下澳。尚據遞具一稟。言違禁犯賣一弊。誤及正經貿易。貽累人之家業。其害甚重。極須設法早除此弊於長久。如准委

貢來澳。會同妥議章程。其違禁犯賣之弊。可冀常遠除絕
等語。臣等以為真心除弊。大加批奬。並會委佛山同知劉
開域赴澳與之覈議。且將奏准頒賞之茶葉一千六百四
十箱。發往給賞。以便空躉迅速回帆。詎劉開域未到之先。
義律於四月二十四日。續遞一稟。言本國船隻進埔。須候
奉到本主批諭。方可明白轉飭。或蒙格外施恩。全在澳門
裝貨。感戴靡既等語。臣等接閱之下。均相詫異。始知前稟
章程一語。乃係別蓄詭謀。蓋澳門孤峙海隅。實可周通內
地。向惟西洋夷人。准設貿易額船二十五隻。起卸貨物。不
納關稅。自明代而已然。唉夷惟利是圖。久深覬羨。故於繳

土之後。希圖破例效尤。此端一開。則粵海關幾同虛設。且
溯查嘉慶年間。鴉片之浸淫流毒。皆由澳門囤聚發販。年
盛一年。道光二年。葉恒樹犯案。始將澳門囤所撤散。其後
變為躉船。今躉船之積土甫除。若澳門之囤所又起。何異
縱虎進狼。故不得不決絕批駁。且貨船皆從該國給予牌
照。令赴內地經商。豈有已經到粵。始候該國王批諭之理。
亦於稟內指破其謊。義律詭計不行。闇然消沮。委員劉開
域到澳。伊遂不理。問其定何章程。據稱不准在澳裝貨。便
無章程可議。即傳領茶葉。亦不敢領。臣等以此項奏准給賞。
原係出於格外。既無福承受。即不值給發。此後凡有批諭。

伊皆不肯接收。在犬羊之性無常。原不必與之計較。然有
不可聽其觀望者。如繳清煙土之空躉。尚有一半未行。奉
旨驅逐之奸夷。亦有數名未去。不能因其不接諭帖。轉任逗留。故
仍委員赴澳嚴催。並飭令西洋夷目。協同撵逐。至該國貨
船。陸續來粵。計至此時已有三十二隻之多。該夷商滿載
而來。將本求利。無不早圖進口。開艙貿易。乃被義律一人
把持阻撓。俱在尖沙嘴一帶聚泊。廣東天氣炎熱。各船中
如洋米洋布棉花等貨。難免潮溼霉爛。業已怨懟同聲。臣
等令洋商通事。齎諭分赴各船。剴切開導。催令進口。咸稱
義律係伊國領事。不得不惟令是從。而其中潛帶鴉片之

奸夷。既不甘呈繳。又不願空回。則正樂於遷延。冀以私售
禁物。現因各口查緝嚴緊。整箱煙土。不能運入內洋。而𧮫
艇漁舟。與番舶每相貼近。乘間買其零土。以圖轉售獲利
者。節經文武拏獲。已據確切供明。且查夷人私放三板。裝
載鴉片。潛赴偏僻口門。以木片為招帖。寫明鴉片一箇。洋
銀幾圓字樣。隨潮流入口內。以賤價誘人售買。是義律之
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為圖賣新來鴉片。恐被進口搜查
起見。夷情詭譎。如見肺肝。即無別滋事端。亦不得容其於
附近口門。占為巢穴。況夷人酗酒打降。習以為常。五月二
十七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喜。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

斃命。經新安縣梁星源驗明頂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傷。訊據見證鄉鄰。僉稱係暎咭唎國船上夷人所毆。衆供甚為確鑿。諭令義律交出兇夷。照例辦理。將及兩月。延不肯交。臣等給予諭函。亦竟始終不接。竊思人命至重。若因暎夷而廢法律。則不但無以馭他國。更何以治華民。義律肆意抗違。斷非該國王令其如此。安可聽其狂悖。而置命案於不辦。任奸宄以營私壞法養癰。臣等實所不敢。恭查嘉慶十三年。暎國兵頭嘟嚕哩等。在澳門違犯禁令。欽奉

諭旨。即實力禁絕柴米。不准買辦食物等因。欽此。此時義律與各奸夷。均住澳門。前以裝貨為詞。顯有占據之意。今更種種

頑抗。自應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禁絕唤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臣等於七月初八日。駐紥香山縣城。勒兵分布各處要口。俾知儆畏。仍曉諭在澳華民及西洋各國夷人。以此舉專為唤夷違犯。不得不治以威。與別國均無干涉。毋庸驚擾。且查例載夷商銷貨後。不得在澳逗留等語。今該夷既不進口貿易。是不銷貨即不當住澳。應與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羈留。臣等諭飭之後。澳內西洋夷目。亦即遵諭一同驅逐。自七月初九至十九日。一旬之內。義律率其家眷。暨奉逐未去之奸夷唤噸等。並散住澳內唤夷。共五十七家。悉行遷避出澳。寄住尖沙嘴貨船。及潭仔空

躉船上。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協副將惠昌燿等稟稱。該夷窮蹙倉皇。已覺十分驚懼等語。臣等察其平日飲食居處。華靡相夸。今寄住各船。顯有抑鬱難堪之狀。又經禁賣食物。雖其船內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燔炙。日久必缺於供。且洋面不得淡水。須於山澗汲泉。若汲道俱斷。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彼貿易斷不肯歇手。衆夷正不得齊心。要令就我範圍。似已確有把握。惟倔强之性。未嘗稍受折磨。此番控馭周防。尚不免稍需時日。而欲永杜鴉片之害。實以此為喫緊機關。未便稍涉游移。復貽後患。查潭仔與澳門相近。而尖沙嘴則與虎門相近。臣等酌商調度。

擬往來於香山虎門之間。或合或分。自當隨時妥辦。既不敢冒昧以僨事。亦不敢示弱以長驕。必俟交出免夷。埽淨煙土。貨船進埔報驗。空躉悉數開行。一切恪遵法度。然後給還買辦工人。仍准住行住澳。凡在粵東士庶。既知夷人習為虛憍。並知臣等慎密修防。沿海閭閻。現俱十分安謐。堪以仰慰

聖懷。

林則徐等又奏。臣等會辦夷務以來。竊思鴉片必要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是以兼籌並顧。隨時密察夷情。乃知邊釁之有無。惟視寬嚴之當否。寬固可以弭釁。寬而失之

縱弛。則貽患轉在養癰。嚴似易於啟釁。嚴而範我馳驅。則小懲即可大誡。此中操縱。貴審機宜。夫震於暎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堅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豔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祇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貲倩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啡嘮啤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驗。且夷兵除鎗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該夷性奢而貪。不務本富。專以貿易求贏。而貿易全在中國界以馬頭。乃得揩為牟利之藪。設使閉關封港。不但不能購中國之貨。以賺他國之財。即彼國之洋布棉花等物。亦皆別無售處。故貿易者彼國之所以為命。而中國馬頭。又彼國貿易者之所以為命。有斷斷不敢自絕之勢。而彼肆其貪狡。乃以鴉片漏中國之卮。歷年既深。得財無算。於是奸商黠賈。富甲諸夷。第又聞該國前因構兵多年。大虧國用。乾隆年間。於粵東夷館。設立公司。抽取貿易之利。原議三十年限滿。即聽其民自作買賣。迨限滿而國用無出。又展兩次限期。該國夷民。遂多不服。甫於道光十四年。將公

司撤去。是其富亦不足誇也。且該國所都嘛噸地方。來至中華。須歷海程七萬里。中間過峽一處。風濤之惡。四海所無。行舟至此。莫不股慄。是則越國鄙遠。亢知其難。迴非西北口外。得以縱轡長驅之比。又聞該國現係女主。在位四載。年僅二十歲。其叔父分封外埠。恒有覬覦之心。内顧不遑。窺邊何暇。惟其貿易夷商。向在他國。往往爭占馬頭。雖無國主之命。亦可私約兵船。前往攻奪。得一新地。則許出貲之人。取利三十年。乃歸其主。故於貿易之處。輒起并吞之心。如夷洋所謂新埠新奇坡等處。皆其數十年來侵據之地。距廣東海程。不過旬日。占得一處。則以夷目鎮之。甚

食之心。由是日肆。而畏強欺弱。是其秉性所成。當嘉慶十三年。圖占澳門之先。曾以七船夷兵。圖奪安南東京之地。被安南人誘入淺港。乘夜火攻。七船俱成灰燼。從此遂不敢進窺一步。今其商船條約。尚有不許近安南頭之語。其為創鉅痛深可知。即同在粵省貿易之咪唎㗎等國夷人。皆言暎國不知好醜。但受制壓。蓋亦深知其虛憍之習也。臣等細察夷情。畧窺底蘊。知彼萬不敢以侵淩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而其胠篋奸謀。總以鴉片為浸淫之漸。當臣林則徐到粵之始。雷厲風行。該夷知臣等上稟

天威。惟恐患不可測。故一經嚴諭。即將二萬餘箱和盤託出。嗣見

稍為寬假。未曾傷及夷人。甫定驚魂。復萌故智。遂徘徊海上。請以澳門為馬頭。冀逃約法之嚴。兼收東隅之失。此又其情之大可見者也。臣等前於收繳煙土時。逐箱檢出夷票。交洋商譯書漢文。始知其按年按月。計箱編號。竟有一月之內。裝至一萬二千數百箱者。是彙算夷地一年所發。不下十餘萬箱。雖其售於他國者。亦在此數之內。而中國總居大半。若源源再至。貽害無窮。此時絕續關頭。間不容髮。假使新煙不繳。竟須遵照新例。實辦一二夷人。方足以示懲創。況命案抵償。華夷通例。乃敢宣言於眾。以為暎國不能與他國相同。並知臣林則徐已調兩江。私探起身何

日。值此除惡務盡之際。臣林則徐何敢意存趨避。粉飾目

前。臣鄧廷楨職在海疆。亦豈敢稍存泄視。屢與撫臣怡良

提臣關天培並海關監督臣豫堃。仔細熟商。咸知該夷別

無伎倆。即使私約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嘩嘮啤嗎吔𠱥

之類。並未奉該國主調遣。擅至粵洋游奕。虛張聲勢。亦惟

嚴防各口。總不與之接仗。一面斷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

僻港口。該夷大艘。斷不能行。而三板小船。應須防其闌入。

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之刺骨。

即漁舟村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自保身家。團練抵禦。彼

見處處有備。自必不敢停留。而鴉片來源。非如此嚴重堅

持。不能永遠斷絕。是以臣等同採定力。意見均屬相符。但
該夷義律在粵多年。狡黠素著。時常購覓邸報。採聽揣摩。
並習聞有邊釁二字。藉此暗為恫喝。實則毫無影響。祇因
該國相距太遠。轉得影射欺人。且密囑漢奸。播散謠言。皆
其慣技。凡此詭詐百出。無非希冀鴉片復行。伏乞
皇上明降嚴旨。切責臣等。務將夷船新煙。查明全繳。如違即照新
例懲辦。俾奸夷靡然帖服。於杜弊清源之道。實為有裨。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督辦驅逐夷船。斷其接濟一摺。又另
片縷陳該夷詭詐各情形等語。覽奏均悉。該奸夷等遷延不去。
希冀在澳門交易。兼欲偷賣新來鴉片。並於毆斃民人之案。不

將光手交出。當此法令森嚴之際。膽敢肆意抗拒。實屬可惡。該大臣等。現在禁絕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自應權宜妥辦。不可稍示以弱。至該夷等。既以淡水為養命之源。務當稽查漢奸。毋許私行接濟。其詭詐恫喝。固不值與之計較。而密為防範。調度弁兵。亦不可稍涉鬆懈。著林則徐等。悉心商酌。趁此警動之機。力除弊竇。所有該國大小船隻。遊弈洋面。踪跡有可疑者。均著驅逐出境。俟該夷等悔罪畏服。領賞回國。並將光犯交出。彼時該大臣等。再行酌量辦理。威德兼施。或可一勞永逸。總之不可冒昧僨事。亦不得示弱長驕。惟在林則徐等相度機宜。籌畫盡善。毋負諄諄訓諭至意。將此諭知林則徐。鄧廷楨。怡良。關天培

並傳諭豫堃知之。

九月。丁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照廣東澳門一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距縣治一百三十餘里。東西南三面環海。惟北面陸路可達縣城。自縣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設有海防同知。暨前山營都司駐劄。再迤南十五里。建有關牐一座。駐兵防守。為扼吭拊背要區。出關即入澳境。溯自前明。許西洋夷人寄住。歲輸地租銀五百兩。由香山縣徵收。澳內營造夷樓。棟宇相望。並建礮臺六座。以防他夷。其房屋除西夷自住外。餘皆賃給別國

夷人居住。而以唤咭唎國為較多。西夷挈眷而居。歷今三百餘年。踐土食毛。幾與華民無異。雖素稱恭順。不敢妄為。而既與各島夷朝夕往來。即難保無牟利營私。售賣鴉片情事。本年臣林則徐奉

命來粵。與臣鄧廷楨悉意酌商。以躉船雖在外洋。而澳門實為夷商聚集之所。且其間華夷雜處。漢奸句串尤多。若不從澳門清源。則內外綫索潛通。仍恐漸成弊藪。是以於四月間。檄委署佛山同知劉開域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縣知縣三福署香山縣縣丞彭邦晦傚照編查保甲之法。將通澳華民。一體按戶編查。毋許遺漏。並督同該夷目。將查夷

樓有無囤積鴉片。旋據該員等查明戶口。造冊呈送。計華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戶。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戶。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暎咭唎國僦居夷人五十七戶。並查明虎門收煙之時。有暎夷咽嘰哆將躉船煙土。偷運八箱入澳。被西洋夷目查獲。將原土押交暎國副領事唦嘫。一體呈繳。又據稟該夷目自行拏獲夷人啞嗯𠹷零煙。在馬頭焚燒。將啞嗯𠹷收監。按照夷法問罪。出具此外並無存貯煙土甘結。稟請親臨查辦前來。

臣 等因驅逐暎國住澳奸夷。由省城移駐香山。遂於七月二十五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統領將備。督帶弁

兵。整隊出關。該夷目嗷嘘嗎吔吵率領夷兵一百名。迎於
關下。兵總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鳥槍。排列道左。隊內番
樂齊作。俟臣等與衛行過。兵總導領夷兵。番樂隨行。至新
廟。夷目嗷嘘嗎吔吵具手版稟謁。命之進見。該夷免冠曲
身。意甚恭謹。臣等宣布
恩威。申明禁令。諭以安分守法。不許囤積禁物。不許徇庇奸夷。上
負
大皇帝撫綏懷柔至意。該夷點頭領會。據向通事聲稱夷人仰沐
天朝豢養二百餘年。長保子孫。共安樂利。中心感激。出於至誠。
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紀。現在隨同官憲。驅逐賣煙奸夷。

亦屬分內當為之事等語。以手拄額者三。敬謹退出。臣等當賞以絹扇茶糖。並頒賞夷兵牛豕麪腊數十事。番銀四百圓。再辭乃受。臣等即入三巴門。經三巴寺關前街娘媽閣。至南灣。督率隨員。抽查夷樓民屋。均與冊造相符。其賃給暎夷房間。自各夷離澳後。現俱關閉。覆加訪察。自春間查辦後。該西洋夷樓。實無存貯煙土情事。隨由南灣仍回前山。所有經過三巴。娘媽閣南灣各礮臺。俱發一十九礮。詢之澳人。稱係該國大禮。以示尊敬。不輕舉行。兵總率領夷兵。送至關閘始撤退。臣等沿途察看。不但華民扶老攜幼。夾道歡呼。即夷人亦皆疊背摩肩。奔趨恐後。恬熙景象。

幬載同深。此臣等巡視澳門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思夷人心性。反覆靡常。挾詐懷私。事所時有。如果始終馴服。固當撫之以恩。若使微露矜張。即當繩之以法。此次因查辦鴉片。執法綦嚴。澳夷震懾

天威。是以倍形遜順。惟該處華夷叢雜。最易夤緣為奸。應請於每年秋間。查照現在編查之法。檄飭澳門同知督同香山駐澳縣丞。編查一次。造冊通詳。再由督撫兩司。分年輪替前往抽查。如有澳夷囤販禁煙及庇匿別國販煙奸夷等弊。即行隨時懲辦。以清弊藪而請夷情。似於邊徼防維不無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巡閱澳門。抽查華夷戶口情形一
摺。澳門為夷商聚集之所。夷樓囤貯煙土。久成弊藪。來此查辦
之時。必當於該處先清其源。方為盡善。該大臣等既委該地方
官。查明華夷戶口。復由香山統領將備。整隊出關。宣布恩威。申
明禁令。並查西洋夷樓。現無存貯煙土。辦理甚屬妥協。惟該處
華夷叢雜。保甲之法。難以施之夷人。且由同知縣丞。每歲編查。
恐有名無實。易滋流弊。至督撫兩司分年輪往抽查之處。亦涉
煩瑣。其應如何立定章程。以清弊竇而垂久遠。著該大臣等另
行妥議具奏。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

天培奮竊照嘆咭唎國領事義律前因求在澳門裝貨不准。輒將該國新來貨船沮留尖沙嘴洋面。圖賣鴉片。並主令奸夷空躉。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兇。給諭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斷其接濟。並勒兵分路嚴防。義律與住澳各嘆夷。悉行遷避出澳。經臣等於七月二十四日。會摺具奏在案。嗣知被逐奸夷。多住尖沙嘴船上。臣林則徐臣鄧廷楨當即移駐虎門。就近調度。臣林則徐自七月以來。常在沙角洋次。督領本標師船。與調到之陽江碣石兩鎮舟師。排日分合操練。以振軍威。並加派弁兵。協防排鍊。添雇水勇。裝配火船。以備隨時調遣。旋據探報義律將該國貨船中。

挑出船身較大之嘚唿喇吐等船兩隻。及屢逐未去之空
躉數隻。一併湊集礮械。假扮兵船。又有自夷埠新來之兵
船一隻。當梢礮械較多。拋泊各夷船之前。恃為保護。臣等
於各路水陸要口。雖已嚴密布置。不使一處空虛。仍諄諭
領兵員弁。不得輕舉肇釁。原冀義律早知悔悟。果能交兇
繳土。將貨船陸續進關。即可撤去兵防。照常貿易。詎七月
二十九日。接據大鵬營叅將賴恩爵稟稱該將帶領師船
三隻。在九龍山口岸。查禁接濟。防護礮臺。該處距尖沙觜
約二十餘里。七月二十七日午刻。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
隻赴彼。先遣一隻。攏上師船遞稟。求為買食。該將正遣弁

兵傳諭開蓬開。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礮火。一齊點放。有

記名外委之兵丁歐仕乾。彎身料理軍械。猝不及防。被礮

子打穿脇下殞命。該將賴恩爵見其來勢兇猛。亟揮令各

船。及礮臺弁兵。施放大礮對敵。擊翻雙桅夷船一隻。在旋

渦中滚轉。夷人紛紛落水。各船始退。少頃。該夷來船更倍

於前。復有大船攔截鯉魚門。礮彈蜂集。我兵用綱紗等物

設法閃避。一面奮力對擊。瞭見該夷兵船駛來幫助。該將

弁等。忿激之下。奮不顧身。連放大礮。轟斃夷人多名。一時

看不清楚。但見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撈救。時有兵丁陳瑞

龍一名。手舉鳥槍。斃一夷人。被回礮打傷陣亡。迨至戌刻。

夷船始遁回尖沙嘴。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者二名。其受傷重者二名。輕者四名。皆可醫治。師船間有滲漏。桅篷亦有損傷。均即趕修完整。嗣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疊見夷屍隨潮漂淌。撈獲夷帽數頂。並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嘚[口忌]喇咭手腕被礮打斷。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自此次對仗以後。巡洋舟師。均恨奸夷先來尋釁。巡緝愈嚴。八月初五日寅刻。守備黃琮等率領兵勇。在潭仔洋面。偵見蝦笱小艇。靠攏夷船一隻。帶同引水。認明係屢逐未去之[口丹][口時]哪蓮船。知又潛賣鴉片。當即上前查拏。

該夷船水手數人。即先跳入小艇。飛槳逃竄。其在船之人。
正欲開礮。經黃琮等先擲火斗火罐。船中火發。衆夷始行
走出。除鳧水登岸外。獲解伏長工人二名。現飭嚴究。該吋
時哪夷船。亦即被火燒燬。並無傷人。各據禀報前來。臣等
查㖶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來師船未與接仗。祇係不
欲釁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為力不能敵。此次乘人
不覺。膽敢先行開礮。傷害官兵。一經奮力交攻。我兵以少
勝多。足使奸夷膽落。即空夷屢驅不去。故智復萌。一炬成
灰。亦可懲一儆百。正在察看該夷動靜。以籌操縱機宜。茲
八月初九日。接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等禀稱。初七日。義

律潛至澳門。該同知等聞信正欲驅逐。旋據西洋夷目。代遞義律說帖一紙。內寫唊咭唎國領事義律敬字上澳門軍民府大老爺清鑒。義律在澳有年。每奉大憲札行辦事。無不認真辦理。而此次豈有別心乎。蓋義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溫和而已。謹此奉知等語。並據西洋夷目。以義律懇求伊等。代為轉圜。欲請該同知訂期。與該夷目面商會議。明定章程。義律仍已回船。不敢留澳等情。臣等核其帖內。雖無狂悖語句。第自謂認真辦事。而竟潛賣鴉片。庇匿兇夷。自謂豈有別心。而以索食為名。先行開礮。是其言又安可遽信。然既經此番摧挫。其懍畏之狀。亦已情見乎

詞。在臣等所責其遵令而行者。不過繳土交完貨船進口等事。並非苛以所難。究竟西洋夷目所請。代為稟商之處。是否即能將此數事遵照辦理。抑或另有干求。臣等已批飭澳門同知蔣立昂於會議後。縷悉稟陳。以憑覈辦。此後義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範圍。自當布宣

[illegible]

皇仁。寬其既往。若萬不得已。仍須剿以兵威。臣等亦已密定機宜。

[illegible]

蓄養精銳。於山海形勝。逐一詳細講求。且察看水陸官兵。似亦皆能用命。總期上足以崇

國體。下足以懾夷情。不敢稍畏一日之難。致貽百年之患。以副

聖主恩威並濟。中外兼綏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暎夷船隻。被礮轟擊。現在籌辦情形

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詭詐異常。膽敢以乞食為名。先放火礮。經

參將賴恩爵施放大礮。擊翻夷船。轟斃夷匪多名。復經守備黃

琮拋擲火藥。焚燬夷船。我兵先後奮勇。大挫其鋒。該夷等自必

畏懾投誠。籲求免死。惟當此得勢之後。斷不可稍形畏葸。示以

柔弱。雖據該夷領事義律說西洋夷目懇求轉圜。但該夷等詭

詐性成。外示恐懼。內存叵測。不可不防。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

悉心籌畫。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後德。儻仍形桀驁。

或佯為畏懼。而暗布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

張撻伐。何難再示兵威。林則徐等經朕諄諭。諒必計出萬全。一

勞永逸。斷不致輕率僨事。亦不致畏葸無能也。廣東大鵬營叅將賴恩爵著賞給呼爾察圖巴圖魯名號。照例賞戴花翎。以副將即行升用。先換頂帶。守備黃琮著以都司即行升用。先換頂帶。記名外委歐仕乾兵丁陳瑞龍並陣亡兵弁著該大臣等查明咨部照例賜卹。

乙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前因𠸄夷種種違玩。照例斷其接濟。不許住澳。該夷旋向九龍師船覓食。先行開礮。我軍奮力回擊。大挫夷鋒。復將逗留賣煙之躉船燒燬一隻。該夷領事義律急向澳門同知遞字

懇求。並託西洋夷目代為轉圜。臣等當將相機勸撫緣由。
於八月十一日恭摺奏
聞在案。臣等復思義律所遞之字。似知悔罪輸誠。然僅託諸空言。
尚未見於實事。保非暫作緩兵之計。別生譎詐之謀。益當
整肅軍威。嚴防靜鎮。一面仍給諭帖。責令呈繳新煙。勒交
兇手。並將繳出煙土之空躉。奉
旨驅逐之奸夷。速飭全行回國。即令署澳門同知蔣立昂。傳諭去
後。茲疊據蔣立昂稟覆。八月十五日。義律送給回信。內稱
接到軍民府來文。轉發大人傳諭條款。領事極欲欽遵
聖旨。將違禁之鴉片。全行除絕。自應即赴澳門敘論。以憑貴憲稟

覆等語。十七日。義律至澳門。與西洋夷目。同見蔣立昂。復

經該署同知將臣等諭內各條。嚴切面諭。據通事傳譯。義

律口稱前因冒犯嚴威。並奉諭飭。業已悔悟。欲求轉乞憲

恩。情詞極為恭謹。詰以奉諭條款。如何遵辦。義律答稱未

敢自行稟覆。仍具說帖。求為轉稟。隨將說帖呈出。已據遂

款登覆。蔣立昂因見所覆尚有未協。面為駁飭。復據義律

添寫一紙。続求蔣立昂先行請示。蔣立昂即將原件稟送。

並請嚴示前來。臣等查閱所覆各條。文義不甚通暢。而覈

其大意。尚屬遵諭奉法。不敢抗違。如諭繳鴉片一節。據其

登覆。意以該國有帶鴉片之船。先已令其回去。現泊尖沙

觜各船。俱請官憲搽查。若有鴉片。即將貨物盡行沒官。嗣後在粵貿易夷人。與隨時來到之船。不論船主商人。傭工夥計。俱令逐名出結。由義律加具印結。方准貿易。未出結者。不准開艙。永遠照此辦理。如不認真。必致自取咎戾等情。臣等查喚夷貨船。聚泊尖沙觜。不即進口。原為圖賣斯煙起見。且節次拏獲賣煙奸民。已據供認在夷船零買。確有明證。是其所稱並無煙土之說。實不可信。若不切實查辦。何能盡絕根株。臣等忿激之餘。已先與水師提臣密為布置。將柴草火藥。裝配多船。擬將帶煙不繳之船。盡予燒燬。以除其害。然究以未分皁白。不忍玉石俱焚。繼又再四

熟商。計惟臨以重兵。逐船撈檢。庶可分良莠而示勸懲。今該夷自願請撈。察其情詞。似極切實。臣等復又多方訪察。蓋該夷因見臣等堅持數月。料已無可希圖。遂將新到之煙。陸續帶回夷埠。是以前有夷船三隻。先後駛回。近日復有三板夷划。紛紛開去。且拏獲出海買煙奸民彭亞開等。訊據供稱。伊於八月初旬。帶銀前往向買。即據夷船回覆。現無鴉片。伊即放空回來等語。是現在夷船。已無煙土。似非虛誑。惟已去之土。固可不必窮追。而現泊之船。必須逐號撈查。以昭覈實。臣等現又諭令義律將尖沙嘴所泊𠸄國貨船。按其到粵先後。挨次親驗。其貨物盡行搬至剝船。

逐件搜查。果無夾帶鴉片。即先押送入口。本船搬空之後。再行備細查明。如此則耳目昭彰。自無影射掩藏之弊。並恐載煙回去夷船。利心不死。或竟潛赴東西兩路。冀圖分銷。臣等現又飛飭沿海營汛。準備師船。嚴密防範。並由中路抽撥兵勇。跟蹤躡緝。如有此等夷船駛至。即行開礮夾擊。務使遺孽肅清。至出結一節。若論尋常吏事。原恐習為具文。而臣等體察夷情。最重信字。是以臣林則徐初次諭令該夷呈繳煙土。即先揭出此一層。迨義律稟繳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踐。而深悉夷情者。咸決其必無失信。嗣果繳清煙土。有贏無絀。是其不肯食言。已有

明驗。令其所擬逐名出結。分寫漢文夷字。由該領事加具印結。即係遵照臣等原諭辦理。自應准其所請。惟查嚴所擬出結語句。與現行新例。尚不盡符。臣等現又寫具結式諭令遵照繕寫。若不如式具結。永不准其貿易。以此杜外來之鴉片。實足以昭信守。於夷情明有範圍。暗有把握。非具文所可同日而語也。至林維喜命案。據義律稱番得五人酗酒。皆無兇殺之罪。又稱當日上岸滋事。亦有咪唎㗎人。請再細訪等語。當經蔣立昂。以此案供證確鑿。兇手實係唉夷之言。向其駁詰。義律無可置辯。遂添寫說帖一紙聲明懸賞洋銀二千圓。報知何人毆斃憑據。儻能發覺。即

會官憲代稟等情。臣等復查義律船內。現在實有拘押夷犯五名。其非有意匿凶尚屬可信。而實情不能審出。原亦無怪其然。至咪唎㗔人於羣歐林維喜時。並不在場。不獨該國夷人稟辯甚明。即岸上各見證供亦如一。且唊夷獨託漢奸羅亞三等。與屍親說合。其為並無咪唎㗔人在場更無疑義。臣等諭知義律。以所拘五人中。如不能審定正凶。何妨送請

天朝官員。代為審明。祇當辦一應抵之人。其餘仍皆發回。斷不連累。如仍自審。則再限十日。亦必可以審明。勿得再圖延縱。此外如空趸回國。請候北風開行。被逐奸夷。請留兩名

在粵。皆經蔣立昂面加駁飭。隨又代求回澳理清事件。六日內如數揚帆而去。臣等以所請尚在情理。為日亦屬無多。當將此一層傳諭允准。仍派委文武。在澳稽查催逐。不任踰限。並諭西洋夷目。一體查催。

林則徐又奏。臣等先於春間收繳煙土之時。即經諭令夷人。務即出具嗣後永不夾帶鴉片切結呈送。而該夷均不敢具結。繼又多方開導。堅執如前。且據義律稟稱。儻不能不敢結。則唤國人船無奈。祇可回國等語。臣等當以該夷回國之言。並非出自真心。不過憚於出結。強顏而作此言。蓋一經出結。則此後稍有夾帶。不但本犯罹於重法。即該

領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遲疑。當經據實奏蒙

聖鑒在案。嗣經御史步際桐條奏。以查辦夷船鴉片。雖責以切實

出結。徒開含混之路等語。欽奉

諭旨著林則徐鄧廷楨悉心籌畫。務使弊源盡絕等因。欽此。臣等竊

思夷人正不敢出結。如可免取。最為省事。繼又反復籌商。

若竟任其抗結。則夷人夾帶之念。斷不能一日忘。蓋夷人

最重然諾。即議一事。訂一期。從不爽約。其視出結之事。絕

無僅有。非比內地公牘。結多而濫。以致視為泛常。彼愈不

肯輕易具結。即愈知其結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飭取。

是以設法辦理。直使該夷計窮心懾。至今始克遵依。臣等

不敢因有人條奏。正可藉以自便。遂存趨易避難之見。致

負

委任。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查夷船。出具切結。並勒限將空躉驅逐回國一摺。朕詳加披閱。所辦尚屬周妥。惟各船俱已清查。並無夾帶煙土。其前後駛回各船。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冀圖私銷。著即派員跟蹤偵察。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至所出切結。如果可靠。自必漸就肅清。儻該夷逼於勢蹙。暫作緩兵之計。日後再有反覆。即當示以兵威。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

准交易。俾冥頑之徒。知所儆懼。現據該大臣等奏稱該夷出結。及各船回國情形。諒無諱飾。惟林則徐已放兩江總督。現雖專辦此事。豈能常川在粵。即鄧廷楨統轄兩省。公務繁多。亦不能顧此失彼。仍當通盤籌畫。辦理結實。俾日後淨絕根株。方稱一勞永逸也。餘著照所議辦理。

十月。丙寅。署閩浙總督魏元烺福建巡撫吳文鎔奏接准
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督臣鄧廷楨會咨。以閩粵洋面相連夷船此拏彼竄。必須兩省一體從嚴堵逐等因前來。查閩洋界接粵東。夷船之來。崇朝可至。現在沿海舟師。星羅碁布防堵甚嚴。夷人雖嗜利性成。未必不顧身命。當官兵追逐之

時。如其不知違適。竟敢公然抗拒。自不能不示以
天威。使其聞風震懾。現已查照粵咨。移行閩省水陸文武。妥協施
行。以壯聲勢。竊念普天率土。悉屬臣民。該夷人均在
聲教之中。同荷
生成之德。刑非得已。法原從權。此時水陸提鎮諸臣。均尚曉事。臣
等當再密令體察情形。相機妥辦。以仰副我
皇上控馭遠夷。俾知畏罪潛蹤。不犯有司之至意。
硃批。固不可孟浪從事。亦不可示弱貽譏。妥慎行之可也。
甲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臣等前因嘆夷

義律。沮撓該國貨船。阻匿致命兇手。並逗留空躉奸夷。當經示以兵威。斷其接濟。該夷計窮力絀。隨即悔罪投誠。所有節次傳諭情形。歷經奏

聞在案。嗣於九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着林則徐等。趁此警動之際。力除弊竇。所有該國大小船隻。游弈洋面。跡有可疑者。均着驅逐出境等因。欽此。臣等遵查暎國夷船。應行驅逐出境者。莫先於躉船。自四月間煙土繳清。即經嚴催回國。雖當時已開七隻。而其餘尚在遷延。總因該船前泊零丁。囤貯鴉片。比之攬載他貨。獲利倍蓰。是以覬望徘徊。冀俟煙禁稍弛。復還故業。迨八月間。巡洋舟

師。將呥𠹭哪躉船燒燬之後。該夷始覺驚慌。不敢再圖久泊。除喊咗唎㖒二船。已賣與咪唎堅夷人。改裝貨物。又吐啐咈㘓吐二船。查已破爛。零星拆賣外。計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共二十三隻。復查本年春間。臣鄧廷楨奏明零丁洋面躉船。本係二十二隻。今逐回並燒燬拆賣之船。合而計之。轉多於前奏之數。蓋因收繳煙土時。曾經義律將竄往南澳福建各洋船隻。陸續招回。此等載煙夷船。亦應與躉船一同驅逐故也。至應逐奸夷。先經臣鄧廷楨奏明者。有嚬哋吡啉哈叮叮啵三名。嗣臣林則徐於嚴驅喳噸案內奏明。尚有伊弟咉嚬。及其外甥咉吩哋咗。咗吩哋咗管

帳呀吔喑四名。均應驅逐。又臣等會同密訪。復有應逐之
咽㘅吐噫叱吱等。連前統共一十六名。飭令一併驅逐。節
據引水人等。按日按名。查報某夷附搭某船。於某月某日
出老萬山外回國。現在實已全去。此蓋船與奸夷。均經驅
逐淨盡之情形也。至噗夷貨船來粵。先被義律沮留。不令
進口。妄思以此挾制。再賣新煙。迨見各口查拏緊嚴。難以
圖賣。每於夜間張帆起碇。潛出老萬山。經臣等查知大船
已去六隻。小船約十餘隻。其為將煙載回夷埠。確鑿無疑。
是以近日情愿搭查。明因煙已離船。得以無恐。惟思夷洋
之新奇坡新埠等處。距粵不過半月海程。安知狡獪奸夷。

不將鴉片暫行寄頓。俟此次搜查畢後。再圖偷運而回。所恃以怵其貪利之心者。惟賴有

欽頒新例。定以斬絞罪名。自奉部文。徧行宣示。衆夷咸有戒心。臣等先於收繳煙土之時。即經飭取生死甘結。該夷堅不肯具。蓋以繳煙土係一時之事。尚可藉以求生。而具結乃長遠之事。適恐自陷於死也。然彼所畏憚者在此。則我所以制馭之者亦在此。故臣等不敢藉詞中止。亦不敢畏難茍安。相持數月以來。直至逐出澳門。斷其接濟。且值礮擊火燒之後。該夷始肯具結。惟結內但云如有鴉片。將貨物盡行繳官。而於人即正法字樣。仍不肯寫。所以臣等前摺奏

明。另頒結式。飭令遵照繕繳。當飭印委各員。率同洋商通事傳諭去後。不但義律多方退縮。而且各船船主貨主。併為一談。以為性命攸關。儻有水手私帶些微。恐遭連累。抑或兵役栽贓誣指。難以辨冤。臣等復諭以水手等係夷商應管之人。本宜先自查搜。豈能容其私帶。至查船有官作主。兵役焉敢栽贓。萬一意外栽誣。定予訊明反坐。何庸過慮。總之不帶鴉片。則雖具結不至加刑。若帶鴉片。即不具結亦必處死。多方開導。近日始有該國之嘩喇當啷等船。陸續遵式具結。文武各員。於虎門黃埔兩處。分別查驗。實無夾帶鴉片情弊。當即妥為帶引。許其開艙。照常貿易。現

在統計各國已進黃埔之船。共有四十一隻。且經粵海關監督臣豫堃驗明各夷船。於貨物之外。另帶洋錢來粵買貨。現有一十二萬六千餘圓。日後更不止此。似可為不賣鴉片之明證。此後遵式具結者。悉許進口。驗貨貿易。如抗不具結。或結不如式之船。即可毋庸查驗。驅令速回。似此一律飭遵。先使該夷常懷畏死之心。乃足奪其貪利之念。而又嚴之以查驗。密之以偵拏。正經貿易者。加以優待。儻有帶煙發覺。立正刑誅。總惟一意堅持。不因其恫喝刁難。稍為搖動。庶可永除巨患。至歐艷林維喜之兇夷。雖據義律稟稱因其五人在船。而既不能審出正兇。又不肯送出

聽審○日來並欲解回該國○照依夷例辦理○已飭委員等諭令斷不准行○大抵該夷於一切事宜○緊一分則就緒一分○鬆一步則越畔一步○且其居心叵測○反覆靡常○即如近日○雖已具稟投誠○而尚有華倫兵船一隻○來自夷埠○名為護貨○實亦不可不防○臣等仍與提臣關天培鼓勵水陸官兵○靜則嚴防○動則進勦○總不稍示柔弱○務俾悉就範圍○以冀弊絕害除○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英國躉船○現已盡行驅逐○並飭取切結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稱該夷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二十

三隻。奸夷十六名。均經驅逐淨盡。並遵示取具切結等語。該夷等經此查辦懲創之後。自必畏服。惟大船六隻。小船十餘隻。潛回夷埠。距粵不過半月海程。恐日後私運入口。不可不嚴密防範。至嘩喻兵船。來自夷埠。雖名為護貨。亦難保無叵測情形。前次犯案兇夷。既不交出聽審。又不能究出正兇。狡黠可惡。著林則徐鄧廷楨派委妥員。巡查各隘口。如夷埠船隻。潛載煙土闖入。即行查拏懲辦。其護貨兵船。果否安靜。並飭令將毆斃林姓兇夷交出。無得藉詞逗留。儻有一事不遵。即當權變示威。為一勞永逸之計。至該夷恐兵役搜查栽贓。雖係過慮。亦不可不防其漸。著鄧廷楨嚴飭該管文武員弁。剴切訓諭。如有栽贓等情。

一經查出。定當從重治罪。務使兵役畏法。夷商知恩。是為至要。

若約束不嚴。稍滋莧混。外夷轉得藉口。尚復成何事體。懔之。

十一月。庚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以夷情反覆靡常。雖已具稟乞恩。仍將夷埠兵船暗招來粵。名為護貨。恐有奸謀。業於前摺奏明。靜則嚴防。動則進勦。不敢稍示柔弱。旋於九月二十八日。由驛遞到回摺。伏讀

硃批。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機悉心籌度。勉之慎之等因。欽此。旋奉

上諭。當此得勢之後。斷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雖據該夷領事

義律。浼西洋夷目。懇求轉圜。但該夷等詭詐性成。外示恐懼。內存叵測。不可不防。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悉心籌畫。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後德。儻仍形桀驁。或佯為畏懼。而暗布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張撻伐。何難再示兵威。林則徐經朕諄諭。諒必計出萬全。一勞永逸。斷不致輕率僨事。亦不致畏葸無能也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先幾洞燭。

訓示嚴明。臣等服膺銘佩。遵守彌虔。現在提臣關天培督率舟師。常駐沙角礮臺。巡防彈壓。閒赴穿鼻洋面。來往稽查。近日各國貨船。絡繹具結。俱經驗明。帶進黃埔。唉國貨船中。首

先邁結者。曰嗎喇。亦已進埔貿易。其次邁結者。曰噹啣。於九月二十八日。正報入口。詎有該國兵船二隻。於午刻駛至穿鼻洋。其一即七月內向九龍滋擾之吐嗌。其一則近來新到之嗶喻。硬將已具結之噹啣貨船。追令折回。不得進口。提臣關天培聞而詫異。正在責究間。吐嗌一船。輒先開放大礮。前來攻擊。關天培亟令本船弁兵。開礮回擊。並揮令後船。協力進攻。該提督親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執持督陣。厲聲喝稱敢退後者立斬。適有夷船礮子。飛過桅邊。剥落桅木一片。由該提督手面擦過。皮破見紅。關天培奮不顧身。仍復執刀屹立。又取銀錠先置案上。有擊中夷

船一礮者。立刻賞銀兩錠。其本船所載三千斤銅礮。最稱得力。首先打中吐嘧船頭。查夷船制度。與內地不同。其為全船主宰者。轉不在船尾而在船頭。粵人呼為頭鼻。船身轉動。得此乃靈。其風帆節節加高。帆索紛如蛛網。皆繫結於頭鼻之上。是日吐嘧船頭。撥鼻拉索者。約有數十夷人。關天培督令弁兵。對準連轟數礮。將其頭鼻打斷。船頭之人。紛紛滾跌入海。又奏陞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麥廷章。督率弁兵。連轟兩礮。擊破該船後樓。夷人亦隨礮落海。左右艙口。間有打穿。嘩喻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創。接仗約有一時之久。吐嘧船上。帆斜旗落。且禦且進。嘩喻船亦隨同遁

去。我兵本欲追躡。無如師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礮擊開。內有三船。漸見進水。勢難遠駛。而夷船受傷。祇在艙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為。且全用銅包。雖礮擊亦不能遠透。是以不值追勦。收軍之後。經附近漁艇。撈獲夷帽二十一頂。內兩頂。據通事認係夷官所戴。並獲夷履等件。其隨潮漂泊者。尚不可以數計。我師員弁。雖有受傷。並無陣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礮致斃九名。有提標左營二號米艇。適被礮火落在火藥艙內。登時燃起。燒斃兵丁六名。雖亦撲滅。又有燒傷之額外黃鳳騰與受傷各弁兵。俱飭妥為醫治。此次吐嘧等船。前來尋釁。固因前在九龍被擊。意圖報復。

而實則由於義律與圖賣鴉片之奸夷。暗中指使。臣等訪
知義律於該國煙土。責出一箱。有抽分洋銀數十圓。私邀
夷埠兵船前來。以張聲勢。每次送給勞金。數至巨萬。到粵
後。全船伙食。皆從各貨船湊銀供給。無非恃其船堅礮利。
以悍濟貪。臣等併力堅持。總不受其恫喝。所定具結之令。
雖據義律勉強遵依。但不肯繕寫人即正法字樣。而九月
間。復有該國夷商數人。至澳門集議。又謂義律但慮人之
正法。而各商又慮貨之繳官。反覆刁難。迄無定議。所喜該
國猶有良夷。如嘚喇噹啷二船。屢諭之餘。頗知感悟。甫與
他國夷商。一體遵式具結。臣等加意優獎。冀為衆夷之倡。

而義律與該國奸夷。恐此結具後。鴉片絕不能來。遂痛憾該二船之首先遵具。慫慂吐嘧等兵船。與之尋釁生事。因嘐喇已進口內。無可如何。探知噹啷入口之時。趕來追挺。適我師在口外彈壓。輒敢開礮來攻。是滋擾雖係夷兵。而播弄實由義律。誠如

聖諭佯為畏懼。暗布戈矛。自外生成。不得不大張撻伐。經提臣關天培統師攻擊。雖已逃竄不遠。究以師船木料不堅。未便窮追遠躡。則仍須扼其要害。務使可守可攻。查該夷船所泊之尖沙嘴洋面。羣山環抱。浪靜風恬。奸夷久聚其間。不惟藏垢納污。且等負嵎縱恣。若任其據為巢穴。貽患何可

勝言。臣等自嚴斷接濟以來。已於尖沙嘴一帶。擇要紮營。時加防範。本意祇欲其畏威奉德。仍聽貿易如常。原不忍遽行轟擊。而乃抗不具結。匿不交兇。迨兵船由穿鼻被創逃回。仍在該處停桅修理。實難容其負固。又奚恤其覆巢。節據派防各文武稟稱。尖沙嘴迤北。有山梁一座。名曰官涌。恰當夷船脊背之上。俯攻最為得力。當即飭令固壘深溝相機勦辦。夷船見山上動作。不能安居。乃糾眾屢放三板。持械上坡窺探。即經駐劄該處之增城營參將陳連陞護理水師提標後營遊擊之守備伍通標等。派兵截擊打傷夷人二名。奪搶一桿。餘眾滾巖逃走。遺落夷帽數頂。九

月二十九日。夷船排列海面。齊向官涌營盤開礮。仰攻數次。我軍紮營得勢。礮子不能橫穿。僅從高處墜下。計拾獲大礮子十餘箇。重七八斤至十二斤不等。官兵放礮回擊。即開夷船齊聲喊叫。究竟轟斃幾人。因黑夜未能查數。十月初三日。該夷大船。在正面開礮。而小船抄赴旁面。乘潮撲岸。有百餘人搶上山岡。齊放鳥槍。僅傷兩兵手足。被增城右營把總劉明輝等。率兵迎截。砍傷打傷數十名。夷人披靡而散。帽履刀鞘。遺落無數。次日望見沙灘地上。掩埋夷屍多具。初四日。夷船又至官涌稍東之胡椒角。開礮探試。經駐守之陸路提標後營遊擊德連將大礮擡礮一齊

回擊。受傷而走。臣等節據稟報。知該處屢被滋擾。勢難歇手。當又添調官兵二百名。派原任遊擊馬鳳璧署守備周國英把總黃者華帶往會勦。復思該處既占地利。必須添安大礮數位。方可致遠攻堅。復與提臣挑撥得力大礮六門。解往以資轟擊。並派熟悉情形之候補知府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帶同候補縣丞張起鵾馳往會同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相度山梁形勢。妥為布置。復札駐守九龍之參將賴恩爵都司洪名香駐守宋王臺之參將張斌就近督帶兵械。移至官涌。併力夾擊。茲據會稟。十月初六日。該文武等均在官涌營盤。會同商定。諸將領各認山梁。安設

礮位。分為五路進攻。陳連陞伍通標張斌各為一路。賴恩爵及馬辰周國英黃者華為一路。德連洪名香為一路。該縣梁星源管帶鄉勇。前後策應。晡時。夷人在該船桅上窺見營盤安礮。即各趕裝礮彈。至起更時。連放數礮打來。我軍五路大礮。重疊發擊。遥聞撞破船艙之聲。不絕於耳。該夷初猶開礮抵拒。迨一兩時後。祇聽咿啞叫喊。竟無回擊之暇。各船燈火。一齊滅熄。棄碇潛逃。初七日天明瞭望。約已逃去其半。有雙桅三板一隻。在洋面半沈半浮。餘船十餘隻。退遠停泊。所有篷扇桅檣繩索槓具。大都狼藉不堪。該文武等。因夷船尚未全去。正在查探間。即據引水等報

稱。查有原扮兵船。在九龍被礮打斷手腕之嘚唭喇吐。及訪明林維喜命案。係伊水手逞先之哆喇兩船。尚欲潛圖報復。該將領等。因相密約。故作虛叙之狀。待其前來窺伺。正可痛勦。果於初八日晡時。哆喇與嘚唭喇吐兩船。潛移向內。漸近官涌。後船十餘隻。相隨行駛。我軍一經瞭見。仍分起趕赴五路山梁。約計礮力可到。即齊放大礮。注定頭船攻擊。恰有兩礮連打哆喇船艙。擊倒數人。且多落海漂去者。其在旁探水之夷划一隻。亦被擊翻。後船驚見。即先折退。而哆喇一船。尤極倉遑遁去。計官涌一處。旬日之內。大小接仗六次。俱係全勝。惟初八日晚間。有大鵬營一千

斤大礮。放至第四出。鐵熱火猛。偶一炸裂。致斃順德協兵丁二名。除與穿鼻洋面陣亡兵丁。及受傷兵內如有續故者。一體咨部請卹外。現據新安縣營稟。據引水探報。吐嗹嗶𠵘兵船。義律三板。暨噗夷未進口大小各船。自尖沙嘴逃出後。各於龍波笏洲赤瀝角長沙灣等處外洋。四散寄泊。查粵省中路各洋。為漢夷通商總道。雖可暫許泊舟。亦須察看形勢。隨時制馭。即如道光十四五年間。夷船藉稱避風。駛泊金星門。該處地屬內洋。不得任其逼處。臣鄧廷楨嚴行驅逐。至今不敢進窺。年來改泊尖沙嘴。祇於入口之先。出口之後。暫作停留。尚無妨礙。今歲占泊日久。儼有

負固之形。始則抗違。繼則猖獗。是驅逐由其自取。並非釁

自我開。此次剿辦之餘。於澳門既不能陸居。於尖沙又不

能水處。苟知悔悟。（朱批：不慮無此意未盡[illegible]）儘許回頭。若義律與吐嚹等。尚以報復

為心。則堅壁固軍。（朱批：[illegible]有[illegible]據[illegible]之至）靜以待之。亦自確有把握。不敢輕率畏

葸。致失機宜。至貿易一事。該國之國計民生。皆繫於此。斷

不肯決然捨去。若果唤夷悍於具結。竟皆歇業不來。正咪

唎㗎等國之人。所禱祀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與其開門

揖盜。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結為

斷。臣現又傳諭諸夷。以（朱批：所見甚是而所辦亦是[illegible]有才矣）

天朝法紀森嚴。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實至公無私之義。凡

外夷來粵者。無不以此為衡。並非獨為暎咭唎而設。此時他國貨船。遵式具結者。固許進埔。即暎國貨船。亦不因其違抗於前。而並阻其自新於後。又如暎國嚀喇之船。已在口内。聞有穿鼻官涌之役。難免自疑。臣等諭令地方印委各員。諄切開導。以伊獨知遵式具結。查明並無鴉片。洵屬良夷。不惟保護安全。且必倍加優待。後經粵海關監督臣豫堃親至黃埔驗貨。特傳嚀喇。而加慰諭。該夷感激涕零。惟噹啷一船。被吐嘧嚇禁之後。尚未知避往何處。臣等飭

（硃批恭順抗拒情[illegible]）

屬查明下落。護帶進埔。儻吐嘧兵船。復敢阻攔。仍須示以兵威。總期悉就範圍。仰副

聖主綏靖華夷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轟擊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唉咭唎國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膽敢先放火礮。旋經剿諭。偽作恭順。仍勾結兵船。潛圖報復。彼時雖加懲創。未即絕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噁夷船。復敢首先開放大礮。又於官涌地方。占據巢穴。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尖沙嘴夷船。全數逐出外洋。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即使此時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

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暎咭唎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毆斃華民兇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噹啷一船。無庸查明下落。並著出示各國。列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暎夷自絕天朝。與爾各國無與。爾各國照常恭順仍准通商。儻敢包庇暎夷。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並距夷埠不遠之各海島。均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密派員弁兵丁。嚴加防護。毋稍疏懈。此次攻擊夷船。提督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賞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所有在事出力員弁。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陣亡及受傷弁兵。著林則徐等查照咨部。照例辦

理○